

西门丁 著 ● 推理武侠小说

● 香港最新畅销书

双鹰神捕系列 [1]

龙王之死

- 龙王之死
- 虎父犬子
- 双鹰会江南

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西门丁 著 ● 推理武侠小说

双鹰神捕系列 1

龙王之死

- 龙王之死
- 虎父犬子
- 双鹰会江南

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龙王之死/西门丁著. —福州: 福建人民出版社,
2000.9

(推理武侠小说: 双鹰神捕系列)

ISBN 7-211-03738-5

I. 龙… II. 西…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39882 号

推理武侠小说●双鹰神捕系列①

龙王之死

LONGWANG ZHI SI

西门丁 著

出版发行 福建人民出版社

(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: 350001)

印 刷 泉州晚报印刷厂

(泉州新华路 29 号 邮编: 362000)

开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32 11.25 印张 2 插页 247 千字

2000 年 9 月第 1 版

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

ISBN 7—211—03738—5

I·73 定价: 13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

● 推理武侠小说

双鹰神捕系列

- 1 龙王之死
- 2 血洞房
- 3 陵墓惊魂
- 4 玉佛谜
- 5 无影针
- 6 霜叶恨
- 7 白幽灵
- 8 翡翠双姝
- 9 血洗英雄心
- 10 血雨红灯

作者简介

西门丁，原名王余，福建泉州人。1959年随母赴港，因故辍学。苦学苦练，1980年偶得机会试笔，以“双鹰神捕”系列30种故事奠定武侠文坛地位，成为职业写作者。至今已以十多个笔名出版武侠小说近三千万字。



西门丁电子信箱：

simon wong 1980 @ sinaman.com

目次

龙王之死

- 开场白 (3)
龙王暴毙 (4)
降龙伏虎 (39)
神鹰出马 (63)
黑夜追凶 (79)
凶手伏诛 (100)

虎父犬子

- 贼过兴兵 (127)
圆月杀神 (142)
及时雨 (156)
再折一翼 (177)
真相大白 (202)
决 斗 (223)

双鹰会江南

- 斗室惊变 (233)
渡江缉凶 (252)
无计剥茧 (292)
日志中的秘密 (326)

龙王之死

开 场 白

忘了是哪个朝代，大江南北分别出现两位百年难得一见之捕头，不久，因业绩卓著，分别晋升为江南总捕头及江北总捕头。

后来还得天子赐见，嘉奖之下更赐秩三品，自此地位特殊，地方百官另眼相看。他俩之名头亦更大，连武林中人亦鲜有不知其名者。

江南之总捕头管一见，外号“笑面神鹰”，六扇门的各地捕头暗中都叫他“千面神鹰”，因为他善化装，经常以不同的面孔出现。

江北之总捕头沈鹰，外号“神眼秃鹰”。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秃顶！另一方面是说案件经他一看，便能从凶手留下的蛛丝马迹看出破绽，从而迅速破案。

名头越大心理负担越重，为求保住声誉，他俩分别养了一大批办案查案的好手。这些人不能在官府处领薪饷，而且花费巨大，为求应付这笔庞大的费用，他两人亦接受武林人士委托办案，不过，收取的费用亦颇巨。

经他俩手办过的案大大小小如无一万也有八千，我们现在说的自都是与武林中人有关。

无论是“笑面神鹰”还是“神眼秃鹰”都好，他俩现时年纪都在五十左右，正处于男人事业、精力及经验的高峰，可是也有些案件令他们觉得棘手的。

我们要说的也是这些令他们都觉得头痛的案件。

第一个故事是发生在江南总捕头“笑面神鹰”管一见的

身上……

龙王暴毙

腊月初八。寒风呼呼，虽在江南，依然砭人肌肤，雪花间歇地下着。

苏州城外五十里处的官途上，一队镖队迤逦而来。

看情形这趟镖还不小，双马大车足有五六架，还有架四马双套大马车，看马儿举步维艰的情景，敢情车上的东西还不轻呢。

马车多人亦多，单镖师已是十来个，另外一大群趟子手。

前面的趟子手吆喝开道。

“伏虎降龙，威镇江浙！”声音洪亮，呼呼的北风亦未能掩盖。

鲜黄色的镖旗在寒风中，随风飘扬，猎猎作响，气势极其威武。

镖旗上绣了只金色的猛虎，张牙舞爪，栩栩如生。金虎之上又有一刀一剑相交，远看就像金虎被人加了个交叉。

这镖徽实在有点奇怪，也许非这样未能表示出伏虎之意。

一个彪形大汉策马自后而上：“来了，共八个人！”

为首的一个镖师喊道：“各位兄弟准备！”

趟子手的吆喝声更响了。

“伏虎降龙，威镇江浙！”声音在四野回响着。

一队八骑，追风逐电，逆风而驰。虽在大寒天，马上八人个个背后衣衫贴肉，脸上淌着热汗。

八匹骏马鼻喷热气，让寒风一吹迅即化成一团白茫茫的水汽。

为首一人虎目剑眉，相貌威武，年在廿七八左右，一套白衣紧紧裹在结实的身躯上，白色的披风扬起半空，“啪啪”作响！

他一脸焦急，左手执缰，右手马鞭不停抽在马臀上，似有十万火急之事。

“伏虎降龙，威镇江浙”之声隐隐传来，他剑眉一皱，依然鞭如雨下。

背后一个青年，腰佩长刀，拍马追了上来，迎风道：“四公子，这有点奇怪……”

白衣青年喝道：“别多言！”催马不竭。

朔风怒吼，白雪纷纷扬扬飞下，四周一片迷蒙。

趟子手的吆喝声已听不见。

马行甚速，瞬眼已驰了三里。

蓦地又一声“伏虎降龙，威震江浙”，声音已在身边，风雪迷蒙中突然人影幢幢，出现不少人马车辆。

八人俱是一怔。青年佩刀客急叫道：“四公子小心！”

话还未说完，马车上忽然滚下无数的擂木，擂木滚地之声瞬即临身，撞击在马儿脚部，“啪啪”声响。

一阵希聿聿的马嘶声响，骏马人立，马上人纷纷惊呼，所幸这八人人人都有身不俗的技艺。足一蹬，甩蹬离鞍，跃起拧腰飞身下马。

“在下三刀堂白玉虎项平北，何方朋友相戏！”白衣青年

飘身下马，洪声发问道。

眼前立即出现不少劲装疾服的大汉，为首一人面目毫无表情，嘎声道：“来得正好，咱正要伏虎降龙！”

项平北剑眉一掀，沉声道：“如此，阁下是有意在此相候了！”

他手下佩刀客张泊，同时怒道：“大爷刚才早已有几分怀疑了。江浙一带从未闻有‘伏虎’或‘降龙’的镖局。敢情是有意冲着咱项家！”

那人依然神色不变：“正是，可惜发觉得太迟，各位既然知道，本座亦不愿多言，上！”

项平北急声道：“阁下何人？既然有为而来，何不把姓名见告！”

“嘿嘿，项平北你到了黄泉，阎罗王自会告诉你！”厉声下令：“上，杀无赦！一个都不能留下！”

张泊低声对项平北道：“四公子，时机紧急，对方人多势众，等下四公子尽量摆脱纠缠，离开此地！属下必全力掩护！”

“我岂能如此！”

“时机危急，不必多言，此地离家只四十里，说不定四公子回家讨得救兵驰援还来得及！”

“但，各位都是跟我多年的手足，我岂能不顾而去……”

未待他说完，已有几个大汉分别把他俩围了起来。

张泊一面抽刀抵挡，一面环视周围：“马大哥，请靠近小弟这里！”

一个手持长剑的黑衣青年应了一声，拼命冲开一条血路靠近张泊！他是项平北的另一个心腹大将，名唤马遇春。

项平北高呼道：“各位兄弟靠在一起，千万不可分开！”

他手下亦纷纷互相靠近，对方人多势众，他们武功又不如黑衣青年马遇春，要达到目的谈何容易。只片刻，惨呼声便四起，这其中固然大多是伪装保镖的人发出，但项平北手下亦多人受伤。

项平北一把快刀独战四人，为首的贼人亦是其中一个，尽管如此，依然攻多守少，刀法展开，全是进手招式。

他是“太湖龙王”项天元的第四子，一身功夫得自老父真传，项天元五个儿子中只五弟项五郎能与他匹配。

“太湖龙王”在江浙一带声势极大，如今儿子都已长大成人，更可喜的是都能独当一方，因此他现在已退休在苏州城家中，颐养天年。

大儿子项平东掌管他各地繁多生意的财权，这两年替项家赚了不少钱，尽管项家人手众多，开支庞大，依然年年有可观盈余。

他未退休之前固然是太湖十三寨总寨主，更兼吞并了洋澄湖水旱三寨，如今他二儿子当了这三寨之总瓢子。

最令他生平引以自豪的是远征浙东，收服了海沙帮，他三儿子项平南当了副帮主。海沙帮成立至今已有三十多年历史，横行浙东水面，势力十分雄厚。帮主沈蛟年已近八十，看来不久于人世，他死后自然是项平南坐上帮主之位，届时海沙帮也就全部落在项家手中！

四儿子项平北娶了三刀堂常伯伦的掌上明珠，常伯伦无子无徒只此一女，爱屋及乌，扬言死后把三刀堂传与爱婿，并把平生绝技传授与他。

五儿子项五郎是项天元如夫人所生，但极得项天元钟

爱，把大本营太湖水旱十三寨全交给他打理。事实证明他没有选错人，太湖十三寨经项五郎刻意经营，声势更盛从前。

项天元虽然安坐家中，扬言金盆洗手，却隐隐是江浙的武林盟主，势力之大，令人侧目。

如今竟有人敢虎头捋须，到底是垂涎他的权势，还是怀有深仇大恨，竟要先伏虎后降龙？

项平北时而施展家传刀法，时而夹杂着三刀堂的扬万绝技，缅甸铁宝刀挥处，雪花纷纷飞向他处。

寒光一闪，一把大砍刀横劈而至，项平北一声轻啸，拔身而起，刀在足底下，项平北一沉身，左脚点立在刀身上，反脚飞踢对方面门，同时一折腰俯身劈飞一个手持判官笔、身着镖师衣饰的中年汉的脑袋。

血刚自颈项中冲天喷出，身下传来一道裂人心肺的惨呼声，持刀客抛刀双手掩目蹲下惨叫，鲜血自他指缝淌出，滴在皎白的雪地上分外猩红刺目。

持刀客抛刀蹲下，项平北身体迅即下沉，刹那间“劈啪”声响，贼首的长鞭已然卷至，颈后兵器破风之声急响，项平北猛使千斤坠，同时弯腰、曲身、翻倒。

肩膀着地，双脚虚踢，身子如风车般在雪地上急转，缅甸铁宝刀急卷，使起“地趟刀”的招数，雪亮的刀光在迷蒙的空气中仍能眩人目光。虽如此，仍有人不及闪避，“咔嚓”连声，眨眼间已有两个大汉四条腿齐膝被劈断。

小腿断后，被刀势带起的劲风吹飞，大腿迅速落下，伤口触地，痛入心脾，刹那惨叫声冲口而出。

三刀堂之所以叫三刀堂，并非只有三把刀，而是堂主身

怀三套刀法。这“地趟刀”便是三刀堂主常伯伦生平绝技之一，如今项平北已有他七八分的火候了。

四腿断后，又断两腿，余人纷纷退避，项平北轻啸一声，腰一挺，人如皮球般弹起，脚尖在地上一蹬，正想脱出重围，刹那劲风临身，势如奔雷。

项平北暗吸一口气，无奈返身挥刀急挡，“当当当当”，两把刀在空中对碰数次，碰出无数的火花。八刀之后，项平北越使越快，再九刀已快过对方一分，只需再三刀他便有把握比对方多劈一刀。

项天元是以奔雷快刀成名的，他的儿子的刀又岂会比别人慢？三刀再过，“噗”地一声，项平北已把对方连肩带臂击落。

这二十一刀说来缓慢，事实上疾如星火，当项平北劈断对方的肩臂之后，长鞭才再扫至，跟着余人才再围了上来。

风吹得更紧，雪下得更密。

风雪更之迷蒙，战斗也更惨烈！时见鲜血凌空飞溅，衬在灰蒙的天空中，分外触目恐怖。

张泊及马遇春两人是项平北的贴身护卫。凡入项家一年以上者，项天元都让他们自行决定跟随五个儿子中的任何一个。

当然其中亦有由项天元自己指派的。他是想五个儿子的手下都有一批人材而能领导一方，光祖耀宗，把他创下的基业再加以发展。

张泊及马遇春选上项平北，自有他们的道理，或者是因为项平北才能在兄弟中出类拔萃，又或者是项平北手下的能人比较少，投身在他身边较易受到重视。

不过有一点却是他们两人共通的，那是项平北没有少爷

架子，能与下属共甘苦，关心下属的生活。

这一点就足以令他们两人替项平北卖命。如今他们正在卖命。

两人一刀一剑紧密配合，尽量吸引敌人过来而减轻项平北的压力。可是如此做却令他们更加艰难危险，虽然杀了不少人，身上亦都已挂彩。

惨叫声再起，项平北两个手下已经罹难。张泊与马遇春更加心焦。

几乎同时两人一齐喊道：“四公子，时机危急，快走！”手下加紧施为，拼命接近项平北。

项平北又何尝不知时机危急？只是被五六个高手缠住，要逃走谈何容易。

激斗中，项平北磕飞一个面有刀疤的大汉的长剑，飞踢一脚，拨歪刺来的长枪。说时迟那时快，一条长棍、两把钢刀已适时攻至，离身不过半尺。不及稍作犹疑，项平北长啸一声，凌空拔身而起。

他快长棍亦不慢，一朵棍花飞起，棍头斜向上方撞去。

项平北力已尽，刹那宝刀敲在棍上，一借力，曲身弯腰，跟着身形暴长，一个虾伏，凌空蹿出一丈，人在半空，眼光已瞥及附近停放静立的马匹，可惜都在五六丈过外。

心念未了，“劈啪”一声，长鞭已如毒蛇出洞，迅速卷至，刹那间项平北脑际灵光一现，左手反手一捞，握着鞭梢，迅即放松身体的肌肉。

软鞭一缠上人，宛如螃蟹钳到物件，收紧不放。手腕一沉，鞭梢扬起，跟着向地上沉落。

此一举颇出项平北意料，他来不及松手，刀剑与长棍各由下向上刺出。

棍長九尺，比刀劍先一步刺至，項平北看得真切，足尖点在棍頭上，身軀向上升起，左手仍然握住鞭梢不放，一拧腰，經過一個大漢頭頂時，倏地沉下，一脚踢碎那大漢天靈蓋，同時因為有了借力之所，身體再次上升。

賊首一怔，想不到項平北竟能因此而殺人，一怒之下，低叱一聲，運勁揮鞭，意欲摔掉項平北！

軟鞭飛舞，項平北人如風車在半空急轉，很多人都不禁住上望。

張泊心生一計，左手入懷摸了個信號烟花，使勁拋在地上。

信號炮仗觸地引發火藥爆響，剎那一股火花噴出，射起一物，那物在空中爆發，洒下紅色的烟花，然後再冉冉落下。

信號炮仗一响，眾人俱是不由地一呆，一怔之後，烟花已散開。

“不好，項家施放烟花求救！”

“快，不要留下活口！”

烟花剛爆响，項平北一待長鞭略略一慢，已經看清馬匹位置，立即一松手，人如脫弦之箭，激射出去，射去之處正是去蘇州城的方向。

一射六丈，人在半空，一拧腰，朝一匹駿馬落下。臀部剛觸及馬鞍，反手一掌拍在馬臀上。

那馬兒先一驚，繼而一陣劇痛，一聲嘶叫，負痛狂奔向前。

這只在眨眼間發生，待馬匹奔出十多丈，眾人才“啊”地一聲，大夢方醒。

張泊及馬遇春見機不可失，各自殺死一人。馬遇春環顧